

云
南
现
代
史
研
究
资
料

云 南 省 历 史 研 究 所

云南省期刊登记证 云出字第〇七九号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昆明铁路局印刷厂印
一九八一年四月出版

酌收成本费：五角

目 录

一、回忆王德三同志并略述云南地下党第一届省委工作 概要	宋方 浦光宗	(1)
二、关于二十年代的云南地下党回忆片断	张永和	(8)
三、陆良工作大纲	王德三	(13)
四、土地大革命(歌词)	王德三	(16)
五、一九三〇年陆良暴动等情况	刘鹤仙	(17)
六、早期陆良的党组织	骆 鹏	(31)
七、交通员武焕章同志的情况	武 珍	(42)
八、党刊《战斗月报》出版的情况	刘 浩	(46)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闽赣粤边、桂滇黔边纵 队成立宣言		(52)
十、区党委关于执行政策策略的检讨和总结		(54)
十一、关于干部团结问题漫谈总结	边纵政治部	(60)
十二、各级党委制的建立与部队政治工作办法介绍	边纵政治部印发	(69)
十三、宋任穷同志在进军云南时的两段讲话摘录		(79)
十四、区党委：从反扫荡中加强迎接大军工作的指示		(80)
十五、滇桂黔边区党委会师指示		(84)
十六、区党委宣传部印发迎接大军宣传要点		(87)
十七、弥泸地委第二次会议通过：目前形势概要		(89)

十八、召夸招待站迎军工作情况	(93)
十九、解放滇南的六次激战	王永春 (96)
二十、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云南的覆灭	李荣忠 (136)
二十一、祥云城的解放	王友潮 (139)
二十二、徐文烈同志追悼会悼词	(146)
二十三、周楠同志追悼会悼词	(148)
附：致读者	(15)
附：本刊第六辑要目予告	(83)

回忆王德三同志并略述云南地下党

第一届省委工作概要

宋 方 浦光宗

王德三烈士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九年，半个世纪了，但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诙谐有趣的言谈，炯炯的目光，黑亮的面色，钢铁战士般的音容，历历如在目前，他临危不惧，至死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宋方和德三烈士初次见面，在一九二八年夏初，那是省立女中一个党支部上，地点就在宋方家里，记得德三同志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强有力，印象很深，以后在学习和开会中曾和他多次见面，每次见他，都得到很大启发。

德三同志云南省祥云县人，名懋廷、又名正麟，大家有时喊他老林，他左面上有个疤，所以同志们又喊他老巴，他生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五日，牺牲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时才三十二岁。他有三兄弟，大哥王复生，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二七年在云南组织国民党左派，一九三六年八月，在东北为日寇及当地军阀勾结杀害，弟馨廷在北京参加学运受伤后死于绥德。

德三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参加领导云南学生组织的“新滇社”，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派到广州黄埔军

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二月由中共中央指派来滇，在中共云南省特委基础上建立中共云南地下党省临委。

一九三〇年秋，宋方疏散到虹溪，曾收到德三同志先后寄给的两封信，信中一方面是托宋方帮助他在狱中的爱人马冰清同志，同时也对宋方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和鼓励，他的指示使宋方深受感动，增加了不少力量。此后不久，德三同志即被捕牺牲。

中共云南的党组织是在“青年努力会”（一九二四年冬李国柱同志等发起组织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六年秋，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毕业后，李鑫等三同志被派回滇工作，与“青年努力会”当时的负责人吴澄同志联系上，于十一月建立了中共云南第一个党组织“特别委员会”。随后利用地方军阀内部矛盾，发动“二六”政变，完成了倒唐任务，此外对于农运和协助左派国民党建立党部也做了一些工作。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委组织已不适应，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德三同志来滇，将云南地下党组织扩大，建立中共云南地下党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省临委成员由广州大沙头政训班毕业随同回滇的一部分同志，与原特委的一部分同志，共同组成，团结一致开展工作，除继续推动农运及协助建立左派国民党党部外，其它青运、妇运、工运、军运等工作亦全面铺开，现择要叙述于下：

为了云南革命的需要，德三同志在回滇之前，即于一九二六年秋间，负责与有关同志在广州大沙头，用第三军政治部名义，开办了政治训练班，吸收滇籍革命青年参加，年底毕业，由德三同志宣布：分为二部分，一部分到第三军前线，一

部分回滇工作。回滇的同志，曾由德三同志带他们到区委请示，见到陈延年同志，听陈讲话。回滇的同志中如赵祚传同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赵琴仙同志（一说在广州妇女运动讲习班）在市委负责妇运及参加负责青运。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德三同志领导省临工委组织，不断进行和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先后开办了第一期党团员训练班（一九二七年春在文庙街海天阁巷内）和第二期党团员训练班（一九二七年冬在临江里，有五六十人参加），又在省教育会举办农运训练班（一九二八年一月），农训班结束后，即布置十多个同志，分批前往蒙自小东山集中，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在省立师范内，也举办过学习班（一九二七年夏，有各校学生百多人参加）。此类宣传教育工作，在其它学校和工厂中还做得不少，所有这些训练班和学习班，德三同志一般都亲自讲过课，对党团员的教育训练，抓得很紧，但不暴露身分。“八七”会议召开后，德三同志即于虚凝庵后面山林中召集党员干部，作了传达和讨论，强调武装工作的重要性。

工作重点向农村及工矿转移后，由有关同志编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民歌和小调，使工人和农民易于接受；又由于云南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为了开展工作，闻德三同志曾学习苗族语文，编成革命内容的三字经，在苗族中传播。

二

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省临工委领导下，农协的组织，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已经成立县农协的计有昆明、呈贡、澄江、晋宁、昆阳、安宁、富民、嵩明、陆良、宜良、蒙自等十一个县。开远、文山、路南、曲靖等四个县，亦正在筹备中。到了

四月十日，即在昆明省教育会召开各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由特派员王复生主持，成立了云南省农民协会，李鑫同志被选任主席。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在省教育会内成立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其负责人即特派员王复生同志（见前），接着在法政学校内成立了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并于三月二日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有中共党员一部分人以个人身分参加在内工作，后来大家即以“法政党部”称当时云南的左派国民党，以区别于反动的圆通党部，即所谓“舅子派”。

在工运方面，相继建立了印刷、纺织、猪鬃、邮政、店员和铁路等工会，在“五一”节成立了昆明市总工会。

妇运方面，在昆明发动了第一次“三八”纪念活动，因反动派的捣乱诬蔑，曾发动妇女群众，由赵琴仙同志率领，捣毁了反动的《西南日报》馆。妇运在吴澄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有女声社，妇女励进会，妇女解放促进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三八”节后，统一改组成立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在四月初，召开代表大会，有昆明、曲靖、大理等十四个县代表出席参加，举行了三天的会议，德三同志曾到会作报告。

青运方面，各校学生会和学联会，蓬蓬勃勃，当时抓得很紧，成为群众工作最突出的重点。

军运方面，省临工委曾先后派李鑫、吴少默等同志，分别到当地政府的两个师负责政治工作，龙云政府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清共后，被迫撤离。

三

在一九二七年“三六”以后，短短的半年当中，云南地下

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和宣传活动，不断得到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注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即不断与地方实力派勾结，对云南革命进行镇压，发动了“五·十一”大逮捕，解散了法政党部，许多群众革命组织，被迫转入半秘密或秘密状态。地下党利用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了“六一四”政变，救出了“五·十一”被捕同志。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即又派反动头目李宗黄来滇，妄图勾结地方势力镇压云南革命，地下党开展宣传斗争揭露李贼来滇阴谋，秋初发生了共青团员梁元斌同志在宣传中被枪杀的流血事件，地下党掀起了全昆明市罢课、罢工、罢市，追悼革命青年，反对杀人凶犯李宗黄的群众运动高潮，举行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向当时的地方政府请愿，要求逮捕杀人凶犯李宗黄，李贼被迫逃离云南。不久以后又发生了地方军阀混战，到八月下旬以后，龙云掌握了云南政权，和伪国民党中央勾结更加紧密，对革命形势更为不利。

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德三同志为首的云南地下党省组织，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到云南南部和东南的某些州县和农村，如紧锣密鼓地区，滇越铁路沿线和蒙自、文山、马关、陆良等地农村的工作，迫切希望武装工作得到发展。先后在蒙自小东山（一九二八年春）和陆良县（一九三〇年夏）发动了斗争和暴动。在个旧锡矿，也由李鑫同志组织过暴动（一九二八年冬），不料因泄密而未果。这些斗争，都希望由敌人手中夺取武装。在反动派势力不易达到的地区，建立革命据点，同时并派遣同志，到那些地区，深入联系当地群众，作了许多工作，蒙自地区的查尼皮和倘甸（杜涛同志家乡），成为地下党在云南南部的据点。在此同时，也派人到马

关一带组织武装。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在查尼皮召开省党代会，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一致主张加强农村工作，建立武装，以对付武装的敌人，并选举了新省委领导成员。

德三同志出席“六大”回来以后，还亲自到老寨，小塘子等地发动和指挥游击斗争，党领导下的苗族武装，曾击毙反动团首李增辉。德三同志甚至冒险到绿林队伍中进行宣传活动，争取他们转变过来。

在此同时，昆明地区的学运、农运等工作，仍继续以较隐蔽的形式，坚持开展，曾发动宜良狗街农民反对滇越铁路霸占水源的斗争；并于一九二八年秋后，发动了一次反对地方政府拍卖省师校址的斗争。

当时云南的工作，是跟着中央走的，盲动左倾不断给云南党带来损失。一九二八年初，云南的反动派又发动了第二次大逮捕，许多党团员同志被捕入狱。三月三十日，赵琴仙、陈祖武、罗采等三同志壮烈牺牲。一九二九年春，赵祚传同志在其家乡遭到杀害。同年夏昆明火药爆炸，无耻的反动派，嫁祸于地下党，十月初，秦美等八同志，惨遭杀害。蒙自地区的负责同志杜涛、李鑫等同志，也分别于夏季及冬季壮烈牺牲。与李鑫同志同时被捕牺牲的，还有戴德明、巨伯年、杨逢春等三同志。到了一九三〇年夏起（陆良暴动后），反动派又发动了第三次大逮捕，刘平楷、李希白、刘宗汉等同志都先后被捕入狱。随后，刘平楷同志被害于狱内。是年冬间，省委负责人李国柱、吴澄、张经辰、王德三等四同志先后被捕，同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壮烈牺牲，云南第一届地下党省组织遂遭到破坏。

四

在王德三同志为首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委领导下，四年之间主要作了上述一些工作，为云南革命播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许多好同志，忠心耿耿，坚强奋斗，壮烈牺牲，的确是可歌可泣，是值得表扬和学习的。只以当时整个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缺少对敌斗争的经验。正如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三八年）一文所阐述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以致不断遭到反动派和叛徒特务的破坏。这一血的教训，到了今天，仍然令人感到万分沉痛！

（一九七九年九月中旬）

于昆明华山西路三棵楠巷二号）

关于二十年代的云南地下党回忆片断

张永和

一、我参加党组织的概略

我的本家是在云南泸西拖格，壬寅（1902）年生。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之间，在上海交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至四月，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我的毕业考试还没有考完，组织上就把我由学校里调出来参加工作。在我没有出学校前，交大里团的工作由我负责，我在交大是读电力系，陆定一同志和我是同系同班的同学，我是他的入团介绍人，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团的领导工作便交由他接替。我出学校后最初仍是搞团的工作，当时上海市划为九个区，我是负责法南区团的工作。后来组织上调我在法南区负责党的工作，又先后调我在沪中区（公共租界）、沪东区（包括杨树浦、引翔港）、沪西区（包括小沙渡、曹家渡）等区负责党的工作。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公开活动往往借用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秘密的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我调离沪东区之后，工作是由刘平楷（绍猷）接替。

一九二八年组织上调我回云南，参加云南省委工作，回到昆明后和吴少默接上头。一九二九年初，参加省委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的迤南地区扩大会议，那次会议参加的人有李鑫、马逸飞、李静安、刘林元等。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经组织同意，我去了上海一次，去的目

的是看望我的弟弟张永嗣。我弟弟在上海是住在党的机关里，党的机关受破坏，我弟弟便遭逮捕，被判刑七年，关在伪苏州陆军监狱里（后来减刑在一九三三年被释放后，在上海病死）。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我由上海回到昆明。

我没有回昆明之前，刘平楷住在我的家里，我回来的时候，刘平楷已另外去租房子住。我回来后刘平楷带我去大东门外吹箫巷找过李国柱一次，那里住着李国柱、吴澄、张经辰、何月华等两对夫妇，那时他们都是领导团的工作，他们住的地方也就是团省委机关的所在。张经辰的大女儿我就在那里看见过，只有一岁多，见人时不断的招着她的小手牙牙学语。那次谈话的内容，我记得的是李国柱谈了一些在苏联莫斯科学习、生活的情况。以后隔了大约七八天，我就在家里被捕了。那时叛徒还不知道我已回云南，认为刘平楷还住在那里，是去抓刘平楷时把我抓去的。我被捕判刑后关在模范监狱，一九三二年通过张冲的社会关系才被释放出来。

一九三七年，随张冲的滇军一八四师出去抗战到了武汉，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武汉通过我和组织的联系，安排张冲和叶帅、罗炳辉等领导见过面，我在武汉时也和周总理、秦博古等见过面。我在一八四师负责该师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九年张冲受到滇军内部高荫槐等的排挤，我们也都受到歧视，这时我母亲在家病故，滇军六十军留守处打电报准给我请丧假离开滇军，回到云南来。

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党团活动情况

过去党的组织开始时很简单，不能和现在的相比。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党中央是在上海，在上海市还没有市

委组织。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是叫江浙区委，直接领导上海市的工作，同时还领导江浙两省内的其它城市和农村的工作，有无锡、苏州、嘉兴、杭州、川沙县、南汇县等，张闻天就是南汇的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太会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当时在上海也没有市党部，是叫上海市执行部。在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里面，也安插有跨党的共产党员在里面工作。

江浙区委最初的负责人是罗亦农，罗被捕牺牲之后是赵世炎，赵被捕牺牲之后是王若飞。团中央也在上海，团江浙区委领导上海市团的组织工作，负责人是贺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当时是在环龙路四十四号，这是孙中山的故居。国民党执行部也把上海市划分为九个区，这九个区是用第一至第九的编号。我们共产党分的九个区，是按地名来叫，即杨树浦、引翔港、法租界、南市、闸北、江湾、公共租界、小沙渡、曹家渡等。

中共的组织活动中心是私立上海大学，这个学校还设有附中。上大的名誉校长是由国民党有声望的人士于佑任担任，实际上领导学校的骨干和经常在学校里、在大课堂上作报告的，都是共产党员。陈望道、瞿秋白、张太雷、施存统、沈雁冰、杨贤江、张泽民、蔡畅、刘清扬、向警予等也都在上大参加过活动。

三、一九二五年暑假我回云南发展李国柱入党的情况

当时上海党内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是余泽鸿，上海五卅运动时我负责上海学联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交大放暑假的时候，我利用放暑假的机会，以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代表的身份来昆明进行串连活动，当时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也顺便的来做些宣

传活动。我到昆明后，住在省中，李国柱主动来和我进行接触。

关于李国柱，我过去知道他的家庭是寒苦人家，本人好学上进，进省中读了两个学期，由于家庭困难，就不能继续读下去。徐继祖（徐述先）是省中校长，看到李国柱好读书，字也写得端正，便有点怜才的意思，先叫李在图书馆里抄抄写写的工作，后来便安排他在图书馆做保管员。图书馆需向国内订些书报，其中有些宣传品，是外地寄赠的，所以有接触新知识的机会，他组织起读书会，名为青年努力会，报刊和宣传品便成为读书会学习的资料。

李国柱邀约了些青年努力会的青年，约我去和他们讲话，介绍外地的情况，我大约去和他们讲了两三次，每次约有七八人或十多人。记得李国柱曾告诉过我，他约来的这些青年，都是省中和省师的占多数，女中和女师的本来也通知过，但是没有来。这次我来昆明，便发展了李国柱、陈祖武等三人入团，并确定了李国柱为团的特派员，和上海的团组织直接进行联系。我们的暑假期是八月底满，九月一日开学，在学校开学以前，我就回上海去了。到上海以后，我把李国柱等团的关系向团组织作了汇报，以后就由团中央直接和他取得联系。

四、对一九三〇年中共云南省委被破坏的看法

一九三〇年四、五月间，我被捕的那一次，先后被捕的人后来知道约有一二十人，刘平楷也是和我在同一天内被捕，后来被反动派杀害的。中共云南省委被破坏，和全国总的政治形势分不开，党的组织受到破坏也是不可避免。由组织内部说，是出了叛徒。

五、关于“两湖书记”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湖北省党组织被破坏，周总理由上海派刘绍猷（刘平楷）余泽鸿和我三人到武汉恢复湖北党组织，称湖北省临时省委。刘绍猷为书记，余泽鸿和我为常委，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到十一月，同去的还有徐克峻同志。

我们到武汉之后，刘绍猷也没有常在武汉，大半的时间他都在上海，余泽鸿也很少在武汉，就光我一个人在那里“支庄”（即顶着）。接着武汉的党组织又遭到破坏，我就回到上海，我记得这时天气很冷，是冬天。以后我即被周总理派回云南，我到昆明是一九二八年底，一九二九年元旦之前。与此同时，刘绍猷是被派到沈阳去。

李介民去苏联中大学习，即是一九二八年这段时期，我们由九江派送出去，那时派去苏联学习的人是按中央指示派的。每次约去一二十人。

传说我任过“两湖书记”，这可能就是指的这一段经历。但与事实不符，应予更正。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于昆明）

〔编者按：此文系张永和同志谈话记录、曾经本人校正。〕

陆良工作大纲

王德三

1、陆良路线分析

a.群众的要求；b.豪绅势力的分析；c.农民的生活情况；d.民族问题。

2、组织问题

a.支部组织；b.指导组织；c.群众组织。

(义助会、反帝同盟、中英界务研究会、兄弟会……)

3、陆良工作

a.农运；b.兵运；c.学运；d.文化运动。

4、交通

a.陆与省；b.陆与宣；c.陆与曲；d.陆与圭山。

5、经费问题

党费：售刊物。

党的经济基础由同志贡献。

党的经费建筑在组织上。

6、大中学的关系

熊、县长熊从周，在群众中有许多影响，但对我们不是革命的。

在新(陆)的豪绅。旧：俞祝三、杨仲馨。新：杨体元、金家寅。变化当中，要提出口号来领导群众，打倒贪污土劣。